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十

明 倪元璐 撰

救秦急策疏

題為救秦急策事臣觀寇之趨秦是圖家當盜竊仁義
瓦解人心風聞牛酒犒軍開門款逆賊本秦人向苦暴
兵反以水火為之雲霓半月以來烽信杳絕凡傳尚存
不陷者多是由降得免臨潼非守朝邑是破慮成割據

坐失西陲新督後至已分客主呼兵號餉倉皇痛苦當
局情事非為蒞謀臣部空鎗不能大副要以撫時量勢
實切疚心承對至今臣憂深病作既而思之事亦有可
為者臣維古者封建諸侯以為屏翰國家大誼篤于宗
藩今天下諸藩無如秦富晉雖小儉亦尚能國也皇上
何不立垂手詔切諭兩藩以剿賊保秦責秦藩以遏賊
不入晉責晉藩如兩王能任殺賊即不妨假以大將之
權如其遜不知兵宜使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不享軍

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仍如親王之制亦足報之
矣詩曰宗子維城兩王不見近者十一宗之禍乎而周
衡特以慷慨捐資獲全青汴兩賢王忠而熟于計必知
所處伏惟聖明決策施行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
具題奉旨逆寇西犯秦晉諸藩自當竭力同讎這奏切
諭饗軍事宜深得封建屏翰之旨著吏禮二部擬議速
奏

門稅積弊疏

題為請釐門稅積弊以儆官邪以甦商困事臣比察崇文門稅事不覺叫歎失聲嗟乎官貪如此百姓安得不窮天下安得不亂乎有商人湯茂等因臣方務釐剔呈稱該差苛罰情弊臣初疑其言過實因拘本差書辦三人及鋪商十餘人到部臣親訊之羣商具言每有失報一紗一裾通罰全單而又倍之至于數百者臣大駭安得有此因弔取從前報單閱之凡一單所開貨物多者至二三千件數十商之所共也商云通罰全單者蓋言

以一貨失報而重科數千件已報不漏之稅以一人犯
令而徧罰數十家同單無罪之人積而倍之以至數百
臣訊該辦有此否對曰自來有之例實如此臣益大駭
問以奉何明旨則曰無有也問有例簿否亦曰無有也
臣歎無律無例而能守之不失此之律例即在該辦胸
中口中提挈本官耳又問此項罰資銷歸何處對以即
充餉額不別分疏此又知盡歸私橐耳臣時怒形齒頰
痛挾之數十所司徃者不可追臣蒞任來署管者主事

朱從義也時臣曲諂本差利弊從義不為臣一言幸以
他事奉旨降調去任苟久任之必無能改于其德合于
原降職級外再實降二級以不覺察之罪罪之臣猶以
為薄也臣因之深思敬陳末議自後商人失報貨物者
依律只沒本件入官此外更無科罰所沒貨物即發本
商照時估變償上納凡罰自絲銖以上悉須具帖呈堂
批行方准堂存案冊仍以每月朔望二期頒示榜文彙
開半月內所罰名數商人見此榜文方行完納凡罰入

銀兩另作一項歲終報聞充餉不許混入稅額之中違者官胥並從重論則貪狼奇鬼之術俱無所施去商大累而國亦有小利焉以其後此所罰皆歸官也抑臣因崇文門而知天下之為關者皆如此矣臣見南中關署有大書刊牌凡漏貨一件通沒一船貨物之半入官者此又是何律令所司凡奉詔書槩多掛壁惟此等杜撰條例奉為龜著自臣所見能不為此者幾人哉除不時咨訪糾叅外伏希嚴詔飭行今日苟使商賈常通道路

無怨亦綏靖之道也伏候聖裁崇禎十六年月日具題

申請封典疏

題為欽奉上傳事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接
內閣送到上傳昨戶部所奏兌貨一事是否可行仍著
議妥具奏同日又接上傳官軍布花本折俱未給散著
輔臣傳與該部務在本月給散不得遲延欽此該臣看
得兌貨一議起于侍郎王鰲永其意本欲自南起腳處
所為之今取急濟眉燃或使京商以布疋等貨抵兌會

臣部即以抵軍需商人以脫滯貨為喜邊人以得京貨為貴轉移之間可得倍利及承對而出集商人與議累日羣商以布匹等貨賣盡無多且邊人此時冬衣已備所餘零雜未必邊人所需事須來年從長計算容臣與鰲永酌妥另疏奏聞至于布花本折應銀八萬餘兩而太倉庫存止一千餘商人兌會上納用過共八萬餘兩未完不上七萬未必月內能完惟須急催併俟外解之至幸得接濟自不遲延也臣面承聖諭歲內須措銀百

萬倘外解不至臣復何措乎雖有權宜如贖罪事例亦猶遠在來年臣計畫無之復申封典錫類之說苟以是號于天下亦已緩請先自京官三品以下近畿外任各官及畿內外林居閒住而止未經贈封者聽得捐助分別等次酌以應得封典限以盡歲而止或可立得若干萬皇上聖明慎重名器顧臣謂此與他項濫冒不同其說有三親以子貴雖不封之人之崇禮之猶其子也本為其所應得所爭後先耳一也以貲納官即得臨民視

事今天章雖貴僅一空名耳鞶帶之榮沒者泉塗生者亦不出里巷閭閻之內二也又臣之議聽諸臣効義于先而示酬其後以其忠來以其孝往立言有體非懸王言為市之謂三也義取救急此等不為無可為者臣本儒臣設策出此誠心疚汗流顧以為猶愈于加派開採耳如蒙裁允乞立勅吏部同臣部二日內詳議開列具奏施行至商人年標先經臣面奏放行以此通人情而示信並附題知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旨知道了布花銀兩著速催蚤給不得稽遲封典准暫行即會同吏部詳酌議妥具奏

鹽政改官疏

題為鹽政改官宜明職掌懇乞宣昭諭旨以定大謀事
頃蒙皇上召對內閣府部等官臣從諸臣後奏稱國家
命脉繫乎淮揚誠為南北咽喉財賦都會賊寇所最睥
睨今鹽商五百萬資本蕩于亂兵失業星散非徒虧課
已也天下形勢於是乎且將坐失而不可收拾最足寒

心請特命才望大臣一員專鎮揚州撫商通貨行劉晏之術兼令聯攝竈丁鹽徒漸成保障富强大業端在于斯有此大臣則巡鹽御史一官遂可停撤既專責任無所旁撓又得因其解字人役不煩增費誠為便計奏訖蒙天顏霽悅稱善其明日傳命吏部如議選舉能者吏部咨商于臣以淮海道僉事黃家瑞上奉聖旨是黃家瑞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等處鹽法軍餉事務欽此臣聞家瑞之為人也潔清而敏決制下舉朝皆

賀然臣惟恐更制之始不明指歸或以此舉僅為鹽筴一事已耳如僅以鹽而已御史執之有餘今之任事者亦能也所貴乎大臣者欲以博通兼綜為務以鹽為端而益以通貨貿遷如劉晏所為竈丁鹽徒皆可兵也當餉未集以威德籠束之使不為盜賊及其用足即可收而餉之屹成勁旅可以翼漕可以支寇又可得久任十數年不移亦如劉晏然者并略倣文天祥建閫立鎮之意是臣今日所以請皇上改官之意也否則何事取高

皇帝之舊制而紛更之乎為此具題仰乞聖裁審酌先之以諭旨繼之以勅書確切責成使知所守或云宜召家瑞乘傳入對皇上面指授之臣等亦得與往復咨謀謀定而後受事此言似有思理蓋臣初意欲吏部選舉在廷大臣衆議未決臣因力自請行在今日足國強兵之計臣必不肯獨貽君父憂而輔臣景文等謂司農之任較重未可輕移臣因舉家瑞以代然臣猶恐外吏不知朝廷之指而任者不副議者之心耳統候聖明裁奪施

行崇禎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奉旨准揚特設
重臣不止鹽法一節凡裕國足民應行事宜卿即日詳
議確奏咨商輔臣撰勅責成不必召對巡鹽御史著該
衙門停撤

釐飭漕欠積弊疏

題為欽奉上傳事臣于本月十九日恭承召對清問漕
欠過多作何釐飭臣時面奏大要言其弊有二一在于
兌次軍民通謀折乾一在于沿途旗甲私行盜賣欲絕

折乾之弊惟責巡漕御史于京口地方設法盤驗欲絕盜賣之弊惟多設督漕官員就沿途處所多方禁緝除此二者別無他謀昨閣臣陳演等傳臣至東閣恭述上諭詢問釐飭之詳謹條五議以請衛官不肖旗甲無賴則聚而食漕米立盡今責糧道選官必廉謹責有司僉旗必殷實此一法也衛官不能制旗甲而反衣食于旗甲所在相關漕務衙門不能察衛官而反漁獵乎衛官所衣食漁獵者皆取之漕米今責漕運總巡諸臣立法

力禁衛官使必無求于旗甲力禁衙門人役使必無求于衛官少所費即少所侵此又一法也軍民皆利折色入船原無足米今責各撫按嚴飭有司凡軍民交兌顆粒盡須本色有私行折乾者與受皆罪此又一法也漕艘至京口是為大滙今責巡漕御史于此設法抽掣盤驗過此淮上漕撫又覆稽之如米不足治該弁重罪立責買補仍察隸何州縣該有司並行叅治此又一法也過此所憂惟在盜賣督糧道臣不得分身偏攝請令各

撫按每府慎選廉幹府佐一員各督本郡之糧以叅制
銜官而裏道臣之不逮米到京通察無虧欠即與超陞
府正無循題叙虛文欠者分別多寡差等褫降此又一
法也行此五者釐漕之道已盡伏候聖裁崇禎十六年
十二月初一日具題奉旨條奏五議悉于漕事有裨着
速行各該衙門恪實遵行

請停開採疏

題為民情宜順開採宜停事本月初二日閣臣陳演等

傳臣至閣恭叙上傳二事一議開採一議事例欽此該臣看得為開採之言者蓋以此天地自然之利行之可必無弊者也然臣中夜思之竊猶以為未便雖曰鑄山埒稱煮海原其利害實相徑庭其說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費金銀之氣又未必可望而知一也民不處海多山居者百家墳墓千家閭井或言其下有金銀則鉏斲必及之矣二也即云北地山少民墳而山川秀氣拱衛天都毀掘所加動傷地脉非如酌水于海無關

形勢三也天下莫不歸利于鹽而歸害于礦自萬歷年間礦使為禍海內冤痛沸騰至今故老言之色變驟聞此議復興即必驚相告語訛言四起羣心動搖四也又臣嘗纂脩神廟實錄據所會計出入子母大都得不償失即當時使者別有進奉總由威脅地方逼使包承認納富者蕩產貧者殞身盡是民脂豈為地寶五也有礦卒殃民即必有礦賊殃礦向當神廟太平劫殺屢告況在今日誰不生心此輩一聚不復可散漸成形候與流

寇通氣方當東防西禦豈可又聚殫招蠅六也有此六者臣不敢議凡救敝世如理敗楹若為求蔽風雨之計而轉開鳥鼠之穴則利未享而害先之臣惟恐詔令一出示人以端有司欲以見功奸人因之生事天下皆山也聞風而起言礦之徒日集輦下鼎鼎騷騷安知所底以臣之見莫如確循明諭使該督撫自制財用聽其便宜曰便宜則百事俱在苟無害吾民即斟酌行之非必決意開採也至于事例內如准貢義生等議或不妨暫

行容臣會同禮工二部酌妥奏聞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奉聖旨覽卿奏自屬正論但念國用告訕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自生之財供地方軍需之用官不特遺金不解京五金隨地所宜緩急皆可有濟其視搜括加派孰為便益倘地方官奉行不善借端生擾如鉏斲墳閭逼勒包納等弊責成督撫罪自有歸發下坤輿格致全書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仍據實奏報不得坐廢實利徒括民脂湯若望即着

赴薊督軍前傳習採法併火器水利等項該部傳飭行
鈔法難于遽行事

題為鈔法推行有漸以順民之所欲事前月二十日恭
承召對面諭臣會同王鰲永蔣臣詳議鈔法推行事宜
臣愚謂鈔法祖制也自今日議之則為非常之原矣皇
上注懷軍國法祖宜民獨斷毅然行誠為艱鉅慎始慮終
舉朝鰓鰓臣等亦戰戰也顧臣以為欲行難行之法先
須安定人心今外間洶藉不明聖意以為朝廷將廢金

興楮強民收受抑勒通行此誠勢所萬難要知功令原
不如此皇上行鈔先行自上不以責民如起解存留錢
糧及罰贖稅契關稅間架等項百姓所輸官者即須用
鈔鈔無兌耗民必便之若朝廷之所予民如軍糈商本
匠值役餽不遽行鈔也民間田屋米鹽一切交易行使
聽其自便不强勒必行鈔也即有折閱不便官自受之
于民何與焉此意斷宜于數月之前詔諭天下使百姓
曉然知此法之行實于民間有利無害以此大定其心

則訛言不興令行無禁至于法行以漸宜自近始在內局造鈔且不須多明年先于畿輔一二縣慎擇廉敏甲科往為之令如徵糧收受有法罰贖稅契等項如法徵收移其私囊以為國課使民謹然稱便若惟恐鈔之不行者如此一年立擢科道而臣部亦慎選司官就彼給散民以銀易鈔者平準交易一如里市無所費擾而民亦謹然稱便如此一年立擢吏部夫天下有司不能盡廉敏部司之遣亦不能徧天下也惟立一二為之鵠的

使奸人不能撓法有司之不能行法者不敢咎法之不
善則法必行矣且在近則易察懸賞則知勵畿輔之所
慕天下慕之迨夫羣情知鈔之利競欲得鈔而鈔于是
乎與黃金等貴黃金于是乎與土同價故曰巽以行權
復久湮之制當易動之時驚風驟雷非所宜也區區之
見伏候聖裁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具題奉旨覽
奏自屬至論但鈔法期于速行其間或有窒礙自宜詳
細講求豈得遲之數年即會同王鰲永確議奏來

倪文貞奏疏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十一

明 倪元璐 撰

屯鹽合一疏

題為請復屯鹽合一之制以佐餉務之窮事據保定巡撫徐標疏稱明主貴五穀而賤金玉晁錯所以論貴粟也往者中鹽之例天下商賈輸粟于邊計數給引計引行鹽邊地荷耒雲屯倉箱如京如坻爾時遼東千里多晉

人商屯其間各為城堡耕者數千萬人皆兵商馬數千萬匹堪戰不惟富而且強三韓固于磐石後此廷議小利是見以粟多而賤改粟納銀設諸鹽運使轉漕餉軍於今屯艱鹽艱漕亦艱矣近見計臣生節要議一疏內有商人輸米淮倉繇海運可避江險一欸惟其近也臣愚妄議若輸粟于津于通于京于邇于畿南則更近或併海運河運亦可酌省者北地一時無粟開荒即可成熟晉商最多亦最耐田家之苦若遵復舊制不論邊腹

凡用兵之處招引商鹽商開荒屯種計開屯若干准行
鹽引若干即作運司銀數當必樂從畿南高邑令招晉
人開荒繩繩襁負而至殊得其力臣竊有意乎此也信
能行之商人羣佃輸粟兵士隨宜待哺屯也鹽也漕也
合而一之未必不可佐國計也等因恭奉聖旨抄出到
部該臣等看得鹽糧責商輸粟于邊所以實邊也九邊
重則輸粟于邊京師重則輸粟于京法貴因時惟圖其
急者而已臣前引司務蔣臣之議欲使諸商以米易鹽

積米于淮自淮起運避險省費官商並利法雖莫善于
此誠恐漕運鹽課一年有中斷之虞是以再請台對酌
行今保撫徐標援臣之議疏請商人輸粟于津于通于
京于畿南併海運河運亦可酌省北道無粟開荒即可
成熟是合屯鹽為一誠補救之急著蓋臣條議十款中
有京引一議欲輸粟于津別開京引二十萬以省截留
使漕輓盡實京師撫臣之意正與臣議相符至于開荒
屯種自是良法若准按數行鹽惟慮開屯徒有虛名礙

務反受匱詘莫若但令以米易鹽則諸司之在津者自行屯種以備上納將無事督責而耰鋤遍野此一舉兩利之道也候命下再行條請崇禎十七年正月十四日具題奉旨京引輸粟議屬可行仍令商徑納京倉為便該部再加詳議具奏

防守措置要畧疏

題為急申防河守城措餉制兵之宜以資天討事項者
寇禍日深聖明赫怒至移調禁旅以征誅昨臣隨輔臣

入對中左門竊聆指授既極周詳而愚臣管窺尚有急切要着者夫賊既在秦則遏賊當專力于晉晉有備而後無患是故今日之謀大畧貴于虛實並進虛者在督輔建泰奉聖主威靈奮其敵愾之氣鼓舞忠義磨勵鈍頑收拾人心鎮定民志而已實者在于防河守城制兵措餉今河亘千數百里兵力所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各自為防所慮望風奔逃人無固志臣請大宣德意于沿河保德蒲解絳吉興縣滎河河津平陸芮城垣曲

鄉寧寧鄉等十四州邑蠲十七年田租之半又以其半
留該地方資其防禦一切征調供億勿相煩累即以守
令為將輔以本地紳衿而率其地之壯勇為兵賊至其
汎不得渡者即為上功重行叙賚仍分遣道臣以時督
察如此庶百姓以感恩而知効命地方以專力而易奏
功此一說也其一則扼勢建瓴防易為力宜令該撫審
度扼要平廣渡口可容賊騎數百以上者各築敵臺以
憑砲擊則可以五十人制數千賊之命惟疑磚石之功

資多時曠請令以土為之凡土築之法下宜堅厚上宜浮虛堅厚則不震圻浮虛則不激掣可以承砲發遠立于不敗即于其旁建設營舍總亦累土不費多資旬日經營即可畢役此一說也其一則遠餉不給宜謀近取除夫鼓勸募助以義舉者多給督輔空頭告身一聽便宜激勸外臣更請以近日工部所條事例文冊給與輔臣凡在地方有心募官爵而憚于赴京聽就其地輸資行間督輔即為給劄具題徑得赴部謁選或以例格過

侈不妨稍作減裁所入資財悉充軍餉此又一說也其一則兵貴乎精宜明用寡岳飛以五百背嵬勝敵十萬溫造亦以五百甲士擒斬南涼叛卒數千安祿山反虜也幾移唐祚其初亦只恃五百驍僮耳今日大患在于備禦廣而兵力分不明棄取緩急之法又大將無親丁死士節制不行臣請撥真定額餉三萬特給督輔使于宣大兵三萬禁旅千五百之外別募敢死材健五百人以六十金養一士足為優厚督輔則與之同甘苦性命

此五百人者遠足制賊數萬近亦足自制其衆懾息歸命不敢惜死此後增加準此為例如宋人所稱兵樣者又一說也臣不知兵言其淺者伏候聖明裁擇乞速下督輔審酌施行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具題奉聖旨這條奏虛實諸款悉中機宜著督輔詳酌行該部知道

請免軍籍疏

題為再陳生財便國懇速俞行以裨國計事昨臣從輔

臣等召對因請發臣覆奏內供改折及捐助給封二疏
蒙諭回宮簡發復諭臣愚凡關緊切許具題催謹將臣
部未發疏款開列奏請臣因思理財之道有正有權要
惟順民情之欲惡直捷利行為貴也是故臣為內供改
折之議者正也所以除民之困也若其為捐助給封之
議者權也而不戾於正蓋本乎理而順乎情非有教令
督責之也臣恐聖意未決故敢申請乃臣昨晤京西屯
撫方孔炤出其所條免軍籍為民籍一議大畧以凡軍

之家原有一支當軍他衛每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大
戶嘗派二三百小戶百兩不等今其軍之絕者屯田為
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既長養子孫承戶矣祖籍軍名似
可豁除合無凡係軍籍許納軍裝銀兩免其勾補改為
民籍只此一項可得千萬民所樂輸若慮後來勾補無
路衛所空虛今欽定屯書內開民占軍屯者免其問罪
通許炤民田起科不如按屯畝分數起補軍丁依然額
籍不減臣聞其言驚歎心折天下軍籍皆苦軍裝究竟

未嘗勾補徒費一番騷索耳誠得納資脫籍化軍為民
天下人情必大感悅只一籍百金計之天下軍籍約百
七十餘萬除經賊亂殘區之半少亦可得千萬一歲撙
伐之事充然有餘此亦所謂順民之欲以便民為裕國
雖權實正者也臣與孔炤咨商生節之謀尚多其所言
田賦利弊甚詳而切臣於是服孔炤之才也夫有學問
者必有經濟然而空言無識者轉以急於事功譏之試
思堯舜湯武之為君臯傅伊旦之為臣何事不期見功

績用弗成帝堯能終宥乎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又曰亦可即戎夫聖賢之道言之則必可行而無不立
奏其效所謂措之則正施之則行者也方今軍國需才
甚急如孔炤者惟皇上留意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六
日具題奉旨軍籍原屬祖制豈可議更不准行

鈔法室礙疏

題為遵旨確議鈔法事該臣奉命會同王鰲永看得鈔
法利行道宜慎始而窒礙則有四端一當推行之先愚

民未明聖意訛興撓阻也今議早頒詔諭明告天下以
法行自上如正賦關稅罰贖稅契間架等項悉俱收鈔
其在朝廷所發軍餉商本役餼匠值等項及民間交易
行使悉聽願便更不抑勒急遽强行如是則民初不怖
既而樂之而後鈔可大行也一議設鈔商領散而始事
必懷觀望先須官自為之官則慮有胥役為奸留難勒
索民以多費為苦即咎立法不良今議遴選能吏試于
近畿授之科條以立榜樣必如民間交易簡易公平使

民翕然稱便因而推之天下則如流水也一有司徵收未必凜遵功令有名為徵鈔其實徵銀或鈔十三銀居其七鈔之去路無多民必不以鈔為有用今議責成撫按嚴飭有司遵行凡贖稅一兩而上寧減數示寬不許攙用銀鍰違者贓論仍以鈔行多寡殿最考成則有司知勵也一民間買鈔以輸糧稅貧者既不能頓遽收買富而黠者或多攘積徵貴居奇乘急罔利則小民大困今議設法禁杜仍計地方應領鈔貫依數倍之如應十

萬者倍給二十萬寧贏留餘毋縮踴貴則亦無弊也以
四議舉其梗凡此外補苴變通在乎任者總之法行有
漸今日以安輯人心為本臣惟常懷魚驚鳥散之憂以
裏皇上惇大寬裕之治必求有功寧徐無驟伏候聖裁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具題奉旨這鈔法四議尚
未詳速着再確酌來說

請撤桑穰中官疏

為請撤桑穰內遣專責有司以安人心事陛下銳行鈔

法專遣內臣孫元德前往浙江蘇松山東等處收買桑
穰頭運已報起解專官速成在臣部可藉手辭責矣乃
項自浙江來者脩述民間驚聞中使之至凡紙戶傘鋪
悉皆竄逃其浙西有桑之家閩傳朝廷將以入春不俟
蠶熟勒剗桑皮衣食之源於此將絕洵洵藉藉十室九
驚凡此皆民間訛言過計使者未然之事也然臣慮其
流弊將必至此何者凡民間自取桑穰皆因剪落遺條
俟四月蠶事告成之後以其暇日收棄地之利于桑無

害今以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奸徒生事勢必就桑取皮先蠶毀葉皮盡根枯則終身之資絕葉葉蠶死則一歲之事荒浙江連歲奇荒杭嘉湖產桑之鄉幾無遺孑近以江楚震隣人心風鶴逆賊張獻忠至偽為中貴及兵部差官騙招金華海鹽丁壯數千以去此何等時復堪擾動蘓松東省又不必言臣昧死請勅鈔局先將解到桑穰造用其餘惟嚴責撫按專屬有司必俟蠶成之後收買報命所遣內員立行停撤或欲臣部題

委司官而臣謂部臣與內臣何異乎一稱詔使啣憲急功自芸其田寧顧民事不若有司猶通部隱臣前請罷餉部餉科即此意也今臣杞憂急以入告伏望即日俞行安定人心早速為貴耳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具題奉旨桑穰責成有司展期收買即撤回內使如議行

閣部最要事宜疏

題為恭承召對補牘彙奏事臣于正月三十日及二月

初二日連蒙召對確陳軍國大計其間有臣先已奏明者有臨時面奏者愚劣之誠皆蒙皇上嘉許而丹陛倉猝恐口語未能悉達又仰見皇上委曲疇咨日旰未御尚膳悚仄而退謹將閣部最要事宜摘列條奏如左伏候聖鑒施行

計開

一各處錢糧逋欠數目臣察十六年分正賦兵餉除蠲免銀四百二十九萬一千三百兩零又撥勦餉銀

二百三十九萬二千四百兩零又題留瑞藩兵餉并撥買米豆銅改徵兌銷等銀九十四萬二千四百零只完解部銀一百一十七萬四千八百兩零共未完銀七百八十七萬五千二百兩零關稅鹽課倉助共完過六十八萬九千四百兩零未完二百六十五萬四千四百兩零其中地無兵荒歲耨稍有者臣已于去冬摘叅南直江南福建山西江西山東長蘆等處撫按已下等官矣仍行文十日一催責成司官趙龍

等及各關倉附近等差分頭督催不敢泄玩各州縣完欠細數另造清冊備察

一臣于去臘面奏風聞山東一路不肖有司有借題私徵蠲糧者現在行司官訪覈主名先請飭令各該撫按據實指叅即以悖旨殃民逮問正法奉旨錢糧已經蠲免何得溷徵着該撫按嚴察叅奏有已徵在官者姑責令起解作下年應徵見餉等諭今據利津川人有向兵餉右司陳康誦言其本縣蒙蠲復徵者

及問之同官王鰲永云無縣不然不特利津也又聞
畿輔亦有然者不特山東也懇垂嚴諭責該撫按察
叅正法以一警百用甦子黎

一臣部之應付京邊者惟恃外解今餉銀解到八萬
餘兩而京邊之索餉者不啻數百萬臣前題明餉到
先發者京軍選健米折一萬七千兩練捕米折四千
三百兩此無容再遲而邊鎮最急者如寧遠山海約
給三萬密雲薊州昌平永平易州通州等鎮量給四

萬官舍月餉又須一萬五千兩當此京邊嗷餉之
未至也猶引領而待餉之既至則內外交迫倘不發
則事不可知臣罪無辭身無足惜而事之決裂不可
挽也臣察浙銀久報到河間臣已差促沿途地方官
撥兵護解使京邊不致缺望俟解到奏明

一前據廣東委官楊策勲解到餉銀十四萬兩稟稱
尚有兩批在後因俱避亂取塗曲折所以稽延又稱
四川餉銀四十萬盡被左兵劫掠則知後至之困亦

不盡由地方官疎懈也除現差司官趙龍朱子昇沿途催儼星速前行今分遣中書舍人姜承宗馮斐數員于沿邊地方撥截應解額銀一催一解亦為兩便業經疏列奏請

一津糧截撥三城扣除之數臣察天津撥遼鎮米豆十六年預計米四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石零豆二十八萬八千石自三城報陷臣屢移察該撫尚未報到而臣按籍預計兵馬實數本年撥給應較十六年

減去米一十九萬三千三百石豆二十一萬三百六十石

一責成各督撫自謀生財之策臣先經請旨疊移惟宣撫朱之馮漕督史可法知會臣部一咨內條三事一開事例以助城守一通鹽引之窮一給屯糧餘俱褻如充耳容臣三催又再不應請旨議罰

一巡按御史催餉完欠賞罰之格業同閣臣擬議諭奏請訖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具題

啟沃奏謝疏

奏為啟沃無當包荒特宏敬謝天恩並颺聖學事該臣
于本月十二日經筵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書數陳
既畢恭蒙天語諭臣書講得好但今邊餉匱絀歷欠最
多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此語作何理會君德成就責
經筵不宜套漫臣時不勝悚仄伏念臣學本迂庸識尤
寡昧惟以蠲賑施仁乃安民遏寇之本勦練加餉乃民
窮盜起之原因而追咎倡言加派諸臣釀成禍端實為

罪首故引聚歛小人為戒欲以好惡因物之義勗勉聖德而選詞不粹立義多膚又臣身在講筵乃忘官司計事計既兼講為職講宜主計為言誠當包絡經權連貫標本營綜世務叅酌時宜何得專守足餉在于清兵一說為司計之成謀而不策現在之匱缺然時竊瞻瞳采側聆玉音惟見藹溫非有誚讓此為匪怒伊教誼兼君師臣受誠而出未敢引罪自陳乃昨十三日晡閣臣陳演等傳臣至閣恭述今日上御煖閣召閣臣特諭云從

來講筵惟有問難未嘗詰責昨日偶爾詰飭朕之過也
先生每宜救正朕仍傳諭講臣以後照常盡誠啟沃毋
得因此輒有避忌欽此閣臣又備述聖懷撓抑誠切諄
懃臣就閣庭應聲淚下於都哉天地之大聖人之宏也
臣自服官以後凡國家之事苟有所知無不欲竭其愚
戇然亦豈敢撫拾陳言依傍時事捕風捉影空談紙上
博直言敢諫之名而置君父之憂于度外乎生節之謀
本不能尅期奏效第臣自去年五月筦計業于闐寧薊

永四鎮首清本折三十萬又遣司餉郎中孫襄于宣府
鎮清餉六十萬又咨查寧撫黎玉田清餉七十餘萬又
先後准樞臣馮元颺張縉彥咨報缺兵之餉三百餘萬
硃硃之誠以為兵清而餉無浮冒餉無浮冒而國用足
國用足而加賦可以漸減賦漸減而民力少休於以殄
寇勦賊莫切於此惟是從前匱缺已甚聖明宵旰臣孤
存報國之心而不能紓國之急臣實有罪而天言垂教
引為已辜則臣更何地自容也仰祈皇上解臣計職使

臣守講讀之司專文墨之事必當益勵學問誓竭愚誠
芹曝亦忠露雷皆教海枯石爛報德何窮狗馬區區死
而後已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崇禎十七年二月十四
日具奏奉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著益據盡効忠實裨治
理其生節清釐事宜原屬司計職掌亦要殫力籌畫無
致匱缺以副特恩

奉議輪捐疏

題為欽奉聖諭事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聖旨這借助

贖罪分別叙釋等事俱依議仍著多方勸輸以濟邊急
不得聽其推諉內員武職俱一體照欵行如有殷富士
民好義借助作何旌勸也著詳議來說分省原自妥便
但係被寇地方無妨別舉諭旨嚴禁抄傳知道了欽此
臣思借助之令及於官紳在聖衷猶以為非其得已況
士民乎夫官紳義無所逃相與鼓勸之猶存禮體士民
何知而臨以詔令名為鼓勸實則逼脅蹂躪之耳必有
挾讎取賄百害俱生今天下貧無力者多半作賊從賊

其為皇上出資守城同心讎寇者惟恃富人此即國家
外府金湯留之有用旨內如有二字原非坐名責輸而
臣恐遠近風聞即遂騷愕以此秘慎不敢告人若夫有
財輸財不呼自至者臣謂此亦不須預條旌格何者士
民急公率有二冀卑者冀得官高者冀得名耳冀得官
者事例盡收之矣事例已有成則賈人之心錙銖必較
豈肯舍少就多其冀得名者如臣昨所題叙徽民程大
功父子捐至三萬准以崇禎十年題定則例凡捐二千

五百即授中書三萬兩合與十二中書今臣減其半而猶以為殊異者為其無求得報以義得官芳子以賢得官耳凡有識之徒見及此者皆非應募求賞而來故臣以為不須設格程大功父子即格也伏乞鑒裁免行詳議臣不勝悚息謹題請旨崇禎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具題

飢軍索餉疏

題為遵旨回話事該順天巡按柳寅東題為飢軍索餉

斫傷撫臣地方大變已經剿撫星馳上聞事崇禎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酉時奉聖旨諱兵戕撫殊可詫異為首的密拏正法脅從的安戢還伍俱著該督撫道加意料理其致詳情由仍著巡按御史即行密察奏餉銀多方措發戶部堂司官回話該撫被傷情形兵部馬上差人飛探具奏欽此臣聞報駭憤受命恐惶詳軍至戕撫臣實為異變據以缺餉為詞而明旨特令察奏致詳根由仰徵淵鑒舉朝所疑以為凡飢諱者計必出于擁持挾

索未有自讎其主帥至于戕殺如此之毒者也該撫呼
餉非司餉者有餉司在何不同禍既由救飢即應搶掠
何為撫衙獨沸市肆晏然又飢則俱飢沙中同志彼捕
反者是何飽兵以此言之明由驕兵畏調而憚光弼之
嚴耳但一訪求即知其實然而時當匱絀餉實不敷自
該撫七月受事以至于今凡發過月餉銀共二十萬八
千兩近以外解不至應不以時會有至者又以根本急
計偶作那移邊人不知易生怏怏臣謹一面湊措現餉

不拘多寡隨所有應之一面派撥順天府屬涿州等處
額稅共五萬兩乞遣行人司行人謝于宣前往守催押
解足以小安軍心杜其偶語矣臣以驚庸竭廢生節伏
候聖裁

請停催餉疏

題為臣鄉驚魂未定內遣成命宜回懇乞聖明俯從輿
論事前奉聖旨軍餉亟需解運中斷蠲緩疊頒民生未
甦今特差乾清宮管事王坤科臣韓如愈馬嘉植辜朝

薦著各照題定地方訪察已蠲免過錢糧小民曾否實
沾恩惠地方有司有無預派私征害民須大張榜示嚴
行體訪如確有見聞指叅重處即催京邊正項併改折
贓罰已征未解錢糧及周延儒吳昌時贓銀照勅諭內
數目勒催星解又朱大典已有旨著撫按提問姑令納
銀四十萬用濟軍需准減其罪一併會同撫按勒限督
解王坤韓如愈等著作速起行勅書關防即行撰鑄本
章准從會極門封進戶部仍將應察應催錢糧數目造

冊付王坤韓如愈等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恭誦制詞具徵德意本以民生日蹙守令無良違詔屯膏察一警百是則此舉誠為惠民而設原非專在催徵即以催徵言之當茲時艱四譟外解不前臣等同處一舟不寒俱慄況臣璐司計尤切揚號又凡皇上勅遣內臣每嚴約束知必周思利害切誠多端使者定能遵體德意載其清靜然而臣等相與籌維期以為未可者誠以臣鄉金華之亂雖賊渠授首而黨孽未清朱大典適居金華

其地人本梟悍重以駭蕩之餘忽聞詔使天來一驚百
動又四十萬金何容易辦勢必遷延時日牽引親朋洶
洶不休良奸並起即其他郡邑積荒新警是處驚危科
內諸員一時總至有司承奉督責寧復聊生亂人乘之
恐遂無浙是則臣等之所大懼也且非特臣鄉也江右
方殘閩粵俱震而江南尤囂陵喜事訛聞易興誠恐事
端相因遂起天下只此數塊土護之宜若嬰兒勿使有
驚驚則必瘕且科遣三人並饒風力度能盡職仰副殷

憂懇乞聖明深思俯從反汗所關安危大計誠非渺輕
至朱大典物論雖騰而罰額太多尤希恩減過半免累
地方臣等不勝惶悚激切之至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
三日具題奉旨專委科臣已有旨了朱大典貪婪異常
豈得代為請減併一切應解錢糧如催不及額致誤軍
需該科必罪不貸

倪文貞奏疏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倪文貞奏疏卷十二

明 倪元璐 撰

殄寇大謀疏

經筵日講官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倪元璐謹奏
為敬陳天下大勢以成殄寇大謀事臣觀今日賊勢披
猖急需勦禦之策夫勦禦實際只在兵與將耳此二者
惟在任事之臣力為整頓無煩廟謨至於通漕輓措兵

餉臣日夜籌畫有所見即以條答惟最関目前大計者則有三策徑具奏聞一首惠京師心膂畿輔以定本謀夫賊之猖獗至此者非賊之能也皆由人心渙離為賊作勢耳今日急着勝氣惟在固結人心詩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請特降溫文延問京輔疾苦並令諸司急察民間累苦有如臣前奏車戶等弊害者立議更殫罪繫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者悉行釋宥夫王道皞皞而在今日似近于謹虞者所以救亂也都城察詰奸宄防

戢火患事事宜嚴然要在行之不擾其在內畿郡縣無
問大小堅瑕宜預令本地在京諸臣確舉其鄉宦紳衿
士德望羣推者一二人特各賜勅書使之聯結黨閭鼓
勵忠義寇至嬰城并力固守事平之後察明有功破格
旌叙并賜復民租一年以此握固勝于調援此一策也
一特重留都肘腋鳳淮以通中脉祖宗兩都並列今日
始知深心蓋以遷鼎燕都鞭長難及遙尊弓劍以繫人
情今宜移變蕭疎還其赫濯凡一切官設軍容政教法

禁必與輦轂並重中堅屹然而外引鳳淮為兩翼臣觀
鳳督一師于今獨壯惟淮揚兵少又文武二督並棲一
枝此甚非計蓋以漕勲之制今昔天淵昔之勲臣一總
兵也事撫甚恭今之總兵非特勲臣也駕撫而上路振
飛朱國弼兩臣者才氣悉敵而責任不分恐有牽撓漸
成嫌碍臣請離居歸好分任責成淮撫仍如舊制撫寧
侯則使專鎮徐州自淮以南至于江責之淮撫自淮以
北至于濟屬之撫寧各務增兵踰萬練成勁師無事則

俾之分治封疆有警則責其互相羽翼通漕護運即在
其中此又一策也其一聚粵閩江浙為一氣肩背吳會
以壯南維今西北不競宜用東南而粵閩江浙勢分情
渙無復唇齒輔車之勢夫春秋同盟倚強與國就四省
而論閩為中權以其大嶺在前負海為固水師方盛甲
于諸州請改閩撫為督通轄四省一處聞警通盤調度
輕則就近大則連衡就近者用粵援閩用閩援江用江
援浙連衡者合三省之力併救一方不俟奏聞應時即

發四藩鷄連而吳會得以虎視昔宋臣文天祥請分境
內為四鎮而建閫于長沙隆興鄱陽揚州使得首尾策
應當時以迂濶置之我國家全盛之勢迥異弱宋今臣
此議既可以壯西北之聲援又可以鼓東南之義氣從
此遏滅闖猷不敢南窺此又一策也臣之所急者有此
三策此外兵食之謀向操五說其一并兵其一海運其
一免軍籍為民籍其一贖罪推于大辟疑赦其一給封
極于三代罷閒內軍籍贖封臣所習言而皇上未之許

然臣以為終不可易也如彼飛虫伏惟裁擇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具題

議恤車戶疏

奏為議更車戶運米積困以奠輦轂事車戶一害久歷聖懷通國舉朝為之吁歎去夏臣纔受計即欲陳奏而倉臣白貽清以為運事方興不及改作僅立為半救之策曰併倉曰橋支纔一併倉即省車戶腳價二萬金一時小懼然不大解更絃湯火猶在臣自去年九月至今

二月日進諸司劉顯績等車戶湛得盛等反覆商論既有成謀臣豈敢以離局之身謝其事乎臣觀車戶大累在于僉報僉報之權屬之郡縣里甲憑挾漁獵貧懼富脫擾索百家而報一戶僉充一役乃朋十名至于積役科勒夫脚侵偷靡不破家甚至殞命京民慘痛莫甚于斯初臣議欲移運于官今思官仍倚力車戶耳不如徑直為功請擇車戶之久慣有身家者定為永役歷世不遷有若人之經紀舖商然者其後聽得子孫相承亦許

募擇頂補如此則可不煩僉報畿民繇此其卧于于然
矣然而運價不敷誰肯領任細察車戶例所取資流商
晉商票錢房號四項幫貼約一萬五千兩此外本部額
給每石腳銀二分五厘統計每石四分今臣議增給每
石五分每百萬石增銀一萬兩炤米入增減多亦不過
二萬兩從戶部措給朝廷歲捐此二萬兩遂出邦畿于
水火使民謠舞以成金湯是捐二萬兩而有千億之用
也自臣受部務以後奏陳皇上給賑粥米藥楷銀兩不

下數萬于車戶寧有靳乎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懇祈聖
仁英斷立勅新計臣傳習原議左司主事劉顯績雲南
司郎中羅其綸督理大通橋主事賀久邵即日覆酌施
行不勝願望崇禎十七年二月日具

守禦遏援疏

奏為急聞賊至敬陳守禦遏援之策事臣於本月朔日
謝筦部務專供講職翼翼之誠未能解主憂而舒國恤
中夜傍惶實深負疚忽聞賊撥已及舉朝驚駭伏想聖

明彌加赫怒臣繞牀竟夜眊髮俱裂竊謂天下之事必
揆之理數二者以理言之皇上惕厲憂勤絕私寡慾豈
一小醜坐聽憑陵即賊智量不過近日之劉六兄弟鄧
茂七葉宗留已耳初極克殘近施詐譎以狗輩狐羣欲
傳檄以定天下讀盡二十一史未之有也若以其數言
之賊以今甲申凌犯此為自刑魏崔浩以庚午自刑料
宋必敗此其明徵而歲星以四月照真定恢復自茲而
始數以佐理未有爽者故臣謂賊今日犯都城必失利

去不久當得滅亡臣今徧告諸臣往日不宜如燕雀之處堂而此時正當如在山之虎豹臣愚誓以慷慨從容之二死守之暇整然臣之所以報國者在竭其才智以濟國家之事而已今日人情實為危急在我應之不容纖錯譬如奕者輸局既急則愈宜審思投一閒子即失先下一差着必無救也若臣所持惟有四說今內則言守禦也夫派城汎謹非常簡軍實申號令數者守之事而非所以為守其要在乎選擇將吏鼓勵軍氣安輯人

心而已守將不拘文武凡在廷之明敏果幹者皆將也
宜勅府部各衙門推擇奏聞仍察曾經城守著績者不
問紳士擢委一同調度事習則能贍志定則氣出耳京
軍所闕月餉即與補給部庫不足借支內帑軍無反顧
乃有奮心如賊果逼城須重懸賞格又饗犒時頒壺殮
不絕要在鼓舞無倦人思致死然後退可以守進可以
戰今京營十萬之衆用之登陴不為寡闕如其未足取
諸衛卒不必派役民丁動騷閭左通倉米粟速運入都

牛車未足就令京軍負戴用元人董搏霄傳運之法數日可畢軍腹既果盜糧不齎而京庾翼翼于是又可以平價糴濟民間事平買補良非所難今人心驚渙首宜固結且益下原非損上僅一轉移間而坐奠金湯其一切轉輸則呼召間民給以常直使累萬飢寒咸得衣食于官亦足內消隱患在外則言遏援宜速檄邊將吳三桂將闕寧之衆兼程入援三桂既至則唐通有所犄角而自奮二鎮互相聲援并薊津之兵亦奮矣臣聞寧兵

不耐轡勒而吳三桂已晉封五等即非總督監視所得
旁撓行間或扼或戰悉聽相機責人奇功宜脫苛令也
稍緩則言恢復東急真定西急宣雲賊每得城即席捲
輜重以去雖設偽官留兵不多惟使本地軍民護守圖
此非難合以畿輔責唐通宣雲責吳三桂力圖恢復仍
察首倡開迎叛縛主帥者立置之法使人畏官而不畏
賊然後天下事可圖也若夫要著大謀期于遠收平蕩
近掇傾危俱不可望之西北必在東南蓋西北多勇力

東南尚氣義項用邊兵之勇力而兵多從賊何如用戰士之氣義以滅賊故臣嘗奏請留都政令宜與京師並重近復密奏東宮宜撫軍南出以鼓東南之氣繫近道之心乃聖明守經以為不可今賊已逼京人心動搖益須早決大計號召勤王事機一失後即難追宋康王不出磁人無所歸心不拜元帥宗澤張俊梁揚祖楊沂中之兵不會使澤次第進壘之說不沮于汪伯彥則汴圍立解何至顛仆伏祈皇上參覽前事早奮乾斷命皇太

子統師而南選京營將校併精卒萬人擇廷臣有才望者輔之出于河間德州之間事急則帥天下兵入援賊退則前駐留都控引淮徐遏賊轉掠山東窺截漕路誠令兩京奠安命脉流通然後徐用東南以收平蕩又何難焉是四說者奇正並存少縱則逝惟皇上以暇豫之思決勇敏之策宗社蒼生實為厚幸至諸臣今日各以君父之憂為急凡所以固國勢而殄寇虐者務迅疾而弗遲疑一切迂愚之論俱當度置高閣若復以文相遜

以迹相蒙宋臣有言是猶拯溺救焚而為安步徐行之
計也臣謹昧死上言伏冀聖鑒施行崇禎十七年三月
初三日具奏



倪文貞奏疏卷十二